

# 曹雪芹家“宝坻受田”究竟在哪里

王宗征

1990年,周汝昌先生撰写并发表在《宝坻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三辑上的《宝坻与曹雪芹家》一文所提出的曹雪芹家在“宝坻受田”也就是所圈占的土地究竟在哪里的“悬念”,引起了红学研究者

和文史研究者的关注。为回答周先生的这一“疑问”,潜心考证,试图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和结论,宝坻文史研究者吴丙中(1927—2020)付出努力,这当是对周先生“以史学维度研究《红楼梦》”的一个承接和延伸。

当年,担任《宝坻文史资料选辑》特约编辑的吴丙中,年逾花甲,因受周汝昌先生文章影响,对深入探究《红楼梦》与宝坻的关系产生浓厚兴趣,尤其把研究重点放在周先生所设置的“悬念”上,对曹雪芹家“宝坻受田”的具体方位、地点以及面积等进行考证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在周汝昌先生研究成果启发下,吴丙中从探究乾隆十年编修的《宝坻县志》记载清朝顺治、康熙年间在京东地区“圈地”的史志资料入手,考证“曹氏家族与圈地的关系,也就是《红楼梦》与宝坻的情

缘”,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他的《楝亭集》中“予家受田,亦在宝坻之西,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”的说法和曹寅写给丰润(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)族兄的《东皋草堂记》中“东皋在武清、宝坻之间,旧曰崔口,势注下,去东海百里,土瘠鹵,积粪不能腴”的说法做出较为详细的解释。吴丙中认为,“东皋这个地方,在离海不足百里的崔口。据查,崔口即今之崔黄口。崔黄口的位置正在武清、宝坻之间,东去大海百里,与曹寅所讲的位置完全相符”。由此,吴丙中认为,“东皋离宝坻城西也不过三十里之遥,可算是‘鸡犬之声相闻’了”,“曹家的圈地与崔口相邻”。

鉴于曹家的圈地没有具体和明确史志记载,但在周汝昌先生“引导”下,吴丙中结合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关于“黑山村”气象和农业收成的文学描述与清乾隆十年《宝坻县志》关于“后山村”的史志记载进行考证,认为“宝坻确有一个‘后山村’,地址在今窰家桥(作者按:今宝坻区史各庄镇窰家桥村),乾隆以后与窰家桥合并。后山与黑山谐音,把

翁历山并高张二居士》云:直沽今日赋将归,李郭仙舟亦暂速。皓首攀轭辘附骥,青云得路正当时。起炉作灶须君事,持钵沿门待我为。燕赵古称多感慨,而翁况复旧相知。

诗中的“李郭仙舟”,据《后汉书·郭太传》云:郭太字林宗,太原界休(今介休)人。家世贫贱……就成皋屈伯彦学,三年业毕,博通坟籍。善谈论,美音制。乃游于洛阳,始见河南尹李膺……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,众宾望之,以为神仙焉。”这就是说,李膺和郭太并肩站在船上,看上去像神仙一样。这是“李郭仙舟”的本义。

万隆堂药店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大四合院,一进门迎面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槐树。炎炎夏日,大槐树浓密的树荫洒下满地阴凉,给人清爽宜人的感觉。东西两侧是药房,有坐堂大夫,踏门而入便是一股清香的中药味儿。柜台、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,到这里“抓药”的顾客很多。店员从顾客手里接过大夫开的药方,会小心翼翼地平铺在柜台上,用黑红色的硬木镇纸压住药方,一手拿着“戥子”,一手摀着药方认真看,然后将戥子铜盘翻过来,用称药的秤杆“当当”地敲打铜盘的底部,把药材残渣抖落掉。然后转过身拉

‘后山’写成‘黑山’,这是《红楼梦》作者将‘真事隐去’的一贯做法。”为了印证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关于气象情况的描述,吴丙中还查阅了《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资料》《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》以及《郡国利病书》等有关气象资料,发现均与《红楼梦》中的相关描述相契合,以此判断曹雪芹笔下的黑山村就是现实中的后山村。考证中,吴丙中还发现历史上窰家桥一带村庄曹姓旗人很多,所占田地也很多,而且“窰家桥西侧有朱楼下村,这个村的得名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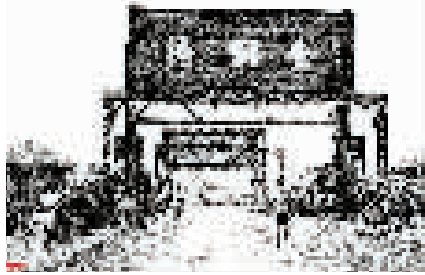
很值得玩味推敲,‘黑山’与‘朱楼’,正好是相辅相成的一对,朱者,赤也;朱楼者,即红楼也。”由此得出结论,“曹家受田是以窰家桥村为中心的一带”。吴丙中还根据相关资料判断曹雪芹家在宝坻窰家桥一带的庄地,“大致应在千亩左右”。新近编辑、付梓的“文化宝坻”丛书之一《宝坻史话》(吴丙中著),收录了吴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。

如此,红学前辈和大家点题、出题,文史研究者解题、答题,也不失为红学研究的一段佳话。

## ●老景观素描

### 金钢桥

张 建 文并绘



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,遂将驻保定的总督衙门迁至天津。为了提高其政治地位和来往京津两地方便,1903年在河北种植园南侧,修建了新火车站,俗称北

站。之后又从新车站修通一条直达衙署的大马路,命名为大经路(今中山路)。为了与河对岸沟通,是年再将原窰洼木浮桥改建为双叶承梁式钢架桥,因是钢结构,故称金钢桥。

## ●老口福

### 记忆中的炸糕

杨世珊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在东楼有多家卖炸糕的小铺。其中有家炸糕铺,生意红火。过路行者来买炸糕,店家给一个牛皮纸包着——这种食客习惯炸糕到手,站在原地趁热吃。

当然,炸糕就要趁热吃,刚出锅的炸糕鼓鼓的,像个金黄色的“球儿”,咬一口,嘎嘎脆响。那个脆爽劲儿让人吃着舒服。酱红色的豆馅,沙沙的,甜而不齁,也是恰到好处。当时,炸糕属于“奢侈

品”,它不像大饼、馓子、老豆腐,是充饥的“硬货”。那时,炸糕七八分钱一个,再添二三分钱,能吃一顿早点了。这家夫妻店炸糕铺很火,因为其炸糕质量上乘。用店家的话说:“货找人费劲了,人找货不怕路远,好货在犄角旮旯也有人找上门来。你得给人好东西吃。”店家选料进货近乎苛刻,专找信誉度高的米面庄进货,宁可进料贵点,少赚点。糗豆馅时,店家更是一刻不敢怠慢,不停翻搅,生怕糊锅。火大了,没了红豆的本味;火小了,不烂、不面,出不来“沙”。要出好豆馅,全靠经验和工夫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和万隆堂有过两次近距离接触。一次是青年时期的我有一回右手腕疼痛难忍,到万隆堂求医问药。坐堂大夫说是腱鞘炎,当场给我扎了几针,日子不多就好了。再有一次是我的儿子两三岁的时候出现皮肤炎症,我又去万隆堂找坐堂大夫。大夫推荐我买了一袋“六一散”,回家给孩子涂抹了几次就好了……

针市街、太平街这一带拆迁改造后,万隆堂不知迁到了什么地方。

爱国实业家宋则久不仅重视国货销售,还重视学徒教育,开办了半日学堂。后用实业收入创办多所宋氏小学,皆十分成功。

当时各地初级师范毕业生多不愿意担任小学教师,其原因之一就是生活无安全保障。而宋氏尊师重教,教员队伍十分稳定。教员薪水每月18元,逢端午、中秋当月20元,春节当月40元,每月15日固定发薪。教龄3年以上,自第四年起,每年奖励100元,立存折按每月一分利生息,第十三

年后,可提作他项实业之用。教职19年后,从第二十年起,每月另赠退休金20元。如教员去世,妻室尚在,每月可支10元。此外教员病故后,对年老双亲及年幼子弟放抚恤金。

宋则久给予教员的待遇,引起当时社会关注。1924年初,《中华教育界》杂志记者对此进行专访报道,称宋则久办学经费概算及教员待遇极为完善,不仅可供私立学校参考,公立学校也应当效仿。

陈珍,己腿上的别号沾上“生有殊姿”肉和于药陈人,又号章用秀中,为母亲无声馆主。清未天津人。刘芷清先生在《津沽画家传略》里说他“生有殊姿,清瘦长爪,弱不胜衣,幼多病,无意科名,博览群籍,过目成诵,嗜吟咏,工绘事,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鱼虫无不精”。笔者曾见旧成扇一把,扇的一面为陈珍所绘《行旅图》,清雅别致,上有长题,从题款上看当创作于壬申即清同治十一年(1872),其年方二十。

陈珍23岁时,母亲叶氏患病,陈珍竟然割下自

## 天津道杭淮

明弘治始设天津卫津城有了驻扎城内、统管城事的官员。民国时期地方志,为历任天津道列表,杭淮、胡文璧均标注“到任年份无考”。这是因循康熙意志。据《明武宗实录》,正德十年(1515)七月,“升直隶真定府知府胡文璧为山东按察使司副使,整飭天津等处兵备。时御史马录奏坝上盗起,兵备副使杭淮才力不足,故以文璧代之。淮改云南”。胡文璧是《天津三卫志》的创修者,其前任即杭淮。当时

农民起义频发,天津三卫保

## 《渤海日报》“停刊”事件

张自忠有些为难,一边是最高长官,一边是自己敬仰的爱国前辈,怎么办?他只好亲自出面,登门“求教”,以晚辈身份向刘大同诉苦衷,并摆明利害……刘大同也清楚张的处境,最终二人商定,先停刊两天,看看“风向”再说。两天过后,《渤海日报》照常出刊。

## ●故事天津

### 由“万隆堂”忆陈年往事

韩铁铮

小妹发来一篇署名“章半知”的《记忆中的万隆堂》,她说是老邻居发给她的,这也引起了我对陈年往事的一些回忆。

我家的老宅在西北角针市街黄家大院北院。北院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,我家住中院的东屋。北院有三道“过道屋子”,进中院的第二个过道的东侧住着李二伯一家。发文章的老邻居是他家四个闺女中的老三,叫淑华,

比我小妹大一岁,如今已年逾八十。淑华的二姐叫淑仙,和我同岁,我和淑仙小时候常到比较宽阔的里院玩弹球,经常为输赢吵得面红耳赤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读初中。每天出了黄家北院往西走,过一条南北走向的小马路(现在就是由西站通往西北角的大丰路)再往西是太平街,万隆堂药店就在太平街上。